

东周列国志

第十二册
第二函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九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威烈王之封三晉亦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蓋六卿擅晉其來已久三卿滅而三卿存其強更逾于舊三家代晉其勢以成因其請命而封之使天下猶知王室之尊卽三晉喜于得封亦將僞爲效順而不敢萌窺周之志則封之未爲失計也使威烈當日不從其請能禁三晉之自立乎三晉若竟行自立王朝旣不能
有禁制之方而天下諸侯亦必不能行其誅討無益于義名之數而反敗其怨心王朝何利之有况歷世以來楚與吳越僭號

爲王周室已無可奈何至威烈之世王朝微弱更甚天賦以晉國而論曲沃武公僅以一軍受命耳其後之強大則皆兼并小國吞噬同姓之所得也寧得爲正乎東遷以後篡弑頻仍王朝從未能出一詞以問罪今三家雖曰分晉猶未及于篡弑而欲威烈之靳而不與以爲持名豈非膠柱鼓瑟之論耶

魏斯禮賢下士收攬人才遂開戰國養士之風但其所禮却有許多真正高賢俱是抱道自尊之士而魏斯之敬禮亦以師道待之是真能敬賢好道非好名強飾之比故不特爲養士之祖亦爲戰國養士諸君中第一最賢之主也抱道自尊固士君子之高卽然貧賤驕人一語却非聖賢中道段干木之踰垣而避魏斯孟子已言其已甚至世子擊之下車拱立而田子方驅車不顧便只筭做慢無禮不可爲訓也

君臣之義固重父子之恩亦不小樂羊既欲爲魏取中山便當先召其子使還庶爲恩義兩盡今因急于功名明視其子之死而不恤又加以餒羨而盡一器能免于殘忍刻薄之誅乎魏文侯之不復更用明甚愛甚

河伯娶婦之說妄誕不經之甚百姓乃至流離困苦而不敢拒則禍福利害之說有以動之也邪說惑人其害如此今世佛老因果之說遍于寰區其陷溺人心傷殘風化包藏奸宄弑犯政教爲害于世道人心誠非淺鮮吾安得起西門豹于九原而譴所以治之乎

話說趙無卹被豫讓三擊其衣連打三個寒禁豫讓死後無卹視衣所欲處皆有血迹自此患病逾年不痊

只算疑心生暗鬼

無卹生有五子因

其兄伯魯爲已而廢欲以伯魯之子周爲嗣

不肯忘本是有良心人

而周先死

乃立周之子浣爲世子無卹臨終謂世子趙浣曰三卿滅智氏地土寬饒百姓悅服三卿之竟能分晉不在此句在此句也宜乘此時約韓魏三分國各

立廟社傳之子孫若遲疑數載或出英主攬權勤政收拾民心則

趙氏之祀不保矣言訖而瞑趙浣治喪已畢卽以遺言告于韓虎時

周考王之四年真定王之子哀公薨子柳立是爲幽公韓虎與魏趙合

謀只以絳州曲沃二邑爲幽公俸食餘地皆三分於三家號曰三

晉幽公微弱反往三家朝見君臣之分倒置矣再說相國田盤

子聞三盡分公家之地亦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都邑大夫也來

遣使致賀于三與之通好自是列國交際四家自出名

往來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時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

以續周公之官職揭少子班別封于鞏因鞏在王城之東號曰東

公而稱河南曰西周公此東西二周之始考王薨子午立是爲威烈

王威烈王之始趙浣卒子趙籍代立

後爲烈侯而韓虔之子後爲景侯

嗣韓魏斯

魏駒之孫魏珪之子後爲文公

嗣魏田和

田盤之孫田白之子後爲齊大公

嗣田

四家暹暹吾行

止是爲各義上過不去

四家相結益深約定彼此互相推援共成大事威烈王

二十三年有雷電擊周之九鼎鼎俱搖動三之君聞此私議曰九

鼎乃三代傳國之重器今忽震動周運其將終矣吾等立國已久未

正名號乘此周室衰微之際各遣使請命於周王求得諸侯彼畏吾

之強不敢不許如此則名正言順有富貴之實而無篡奪之名豈不

美哉於是各遣心腹之使遣田文遣公仲連遣陝累各齎金

帛及土產之物貢獻于威烈王乞其册命威烈王問于使者曰周地

皆入于三家乎使田文對曰失其政外離內叛三家自以兵力

征討叛臣而有其地非攘之于公家也

說得好

威烈王又曰三既欲

爲諸侯何不自立乃復告于朕乎使公仲連對曰以三累世之

強自立誠有餘說得極便有所以必欲稟命者不敢忘天子之尊耳

王若册封三晉之君俾世篤忠貞為周藩屏于王室何不利焉又以

之威烈王大悅即命丙史作策命賜籍為周侯虢侯斯為周侯

各賜黼冕圭璧全副田文等回報于是周魯齊三家各以王命宣布

國中都中牟今開封府中牟縣都平陽今平陽府城魏都安邑縣屬平陽府立宗

廟社稷只算分晉却復遣使通告諸侯列國亦多致賀惟魯國自棄

附魯之後不通中國中國亦以夷狄待之故獨不遣賀未幾三家

廢靖公幽公之孫為庶人遷于純留今潞安府純留縣而復分其餘地此時總算滅晉

自唐叔傳至靖公凡二十九世其祀遂絕髯翁有詩歎云

六卿歸四四歸三 南面稱侯自不慙

利器莫教輕授柄 許多昏主導奸貪

又有詩譏周王不當從三晉之命導人叛逆詩云

王室單微似贅瘤

怎禁三晉不稱侯

若無册命終成竊

只怪二侯不怪周

却說三晉之中惟國文侯斯最賢能虚心下士時孔子高弟卜商字

子夏授教于西河

今汾州

文侯從之受經魏成薦田子方之賢文侯與

之爲友成又言西河人段干木有德行隱居不仕文侯卽命駕車往

見干木聞車駕至門乃踰後垣而避之文侯嘆曰高士也遂留西河

一月日日造門請見將近其廬卽憑軾起立不敢倨坐

今汾木城東有式賢關

干木知其誠不得已而見之文侯以安車載歸與田子方同爲上賓

四方賢士聞風來歸又有李克翟璜田文任座一班謀士濟濟在朝

當時人才之盛無出右人屢次欲加兵于長其多賢爲之寢

兵賢才之有益

于國如此

主田獵

期定午時獵于郊外其日早

朝值天兩寒甚賜羣臣酒君臣各飲方在浹洽之際文侯問左右曰

時及午平答曰時午矣文侯遽命徹酒促輿人速速駕車適野左右

曰雨不可獵矣何必虛此一出乎文侯曰吾與虞人有約彼必相候

于郊雖不獵敢不親往以踐約哉使人告之亦可何必冒雨國人見

文侯冒雨而出咸以為怪及聞赴虞人之約皆相顧語曰我君之不

失信于人如此于是凡有政教朝令夕行無敢違者這個名却說

之東有國名中山今真定府無極縣姬姓子爵乃白狄之別種亦號鮮虞自

昭公之世叛服不常屢次征討趙簡子率師圍之始請和奉朝貢

及三分國無所專屬中山子姬窟好為長夜之飲以日為夜以夜

為日疎遠大臣狎昵羣小有了此數語自然便要滅亡黎民失業災異屢見文侯

謀欲伐之魏成進曰中山西近而南遠于若攻而得之未易守

也文侯曰若得中山則北方之勢愈重矣翟璜奏曰臣舉一人姓

樂名辛本國穀邱人也此人文武全才可充大將之任文侯曰何以

見之翟璜對曰樂羊嘗行路得遺金取之以歸其妻唾之曰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此金不知來歷奈何取之以汚素

行乎

子好妻樂羊感妻之言乃拋金于野別其妻而出遊學于

一年來歸其妻方織機問夫所學成否樂羊曰尙未也妻取刀斷其

機絲樂羊驚問其故妻曰學成而後可行猶帛成而後可服今子學

尙未成中道而歸何異于此機之斷乎真好妻子樂羊學問樂羊感

悟復往就學七年不反今此人見在本國高自期許不屑小仕何不

用之文侯卽命翟璜以輅車召樂羊左右阻之曰臣聞樂羊長子樂

舒見仕中山豈可任哉自提翟璜曰樂羊功名之士也乎在中山曾

爲其君招樂羊羊以田田君無道不往主公若寄以斧鉞之任何患

不能成功乎文侯從之樂羊隨翟璜入朝見文侯文侯曰寡人欲以

中山之事相委奈卿子在彼國何樂羊曰丈夫建功立業各爲其主

豈以私情廢公事哉

畢竟是兩臣若不能破滅

蓋的更妙

甘當軍令文侯

天喜曰子能自信寡人無不信子

遂拜爲元帥使西門豹爲先鋒率

兵五萬往伐

田

田

姬窟遣大將鼓須屯兵楸山

在臺壽縣西北

以拒魏師樂

羊屯兵于文山

在孫北七周文王廟

有相持月餘未分勝負樂羊謂西門豹曰

吾在主公面前任軍令狀而來今出兵月餘未有寸功豈不自愧吾

觀楸山多楸樹誠得一膽勇之士潛師而往縱火焚林彼兵必亂亂

而乘之無不勝也西門豹願往其時八月中秋

田

田

子姬窟遣使齎

羊酒到楸山以勞鼓須鼓須對月暢飲樂而忘懷

豈是行約定三更兵舉動

西門豹率兵壯銜枚突至每人各持長炬一根俱枯枝札成內灌有

引火藥物四下將楸木焚燒鼓須見軍中火起延及營寨帶醉率軍

士救火只見咄咄噪遍山皆着沒救一頭處軍中大亂鼓須知前

營有田兵急往山後奔走正遇樂羊親自引兵從山後襲來田兵

大敗鼓須死戰得脫奔至白羊關關兵緊追在後鼓須棄關而起好

將樂羊長驅直入所向皆破鼓須引敗兵見姬窟言樂羊勇智難敵固

須與樂羊引兵圍了固姬窟大怒大夫公孫焦進曰樂羊者樂舒

之父舒仕于本國君令舒于城上說退父兵此爲上策也不是甚甚姬

窟依計謂樂舒曰爾父爲國將攻城如說得退兵當封汝大邑樂舒

曰臣父前不肯仕國而仕于國今各爲其主豈臣說之可行哉樂舒

知不姬窟強之樂舒不得已只得登城大呼請其父相見樂羊披掛

登于轎車一見樂舒不等開口遽責曰君子不居危國不事亂朝汝

貪于富貴不識去就何不早吾奉君命弔民伐罪可勸汝君速降尙

可相見樂舒曰降不降在君非男所得專也但求父暫緩其攻容我

君臣從容計議樂羊曰吾且休兵一月以全父子之情汝君臣可早

章定議勿悞大事樂羊果然出令只教軟困不去攻城姬窟恃着樂

羊愛子之心決不急攻且圖延緩全無主意過了一月樂羊使人討

取降信姬窟又叫樂舒求寬寬來寬去難道就罷手不成可笑樂羊又寬一月如此

三次西門豹進曰元帥不欲下中平何以久而不攻也樂羊曰中

中君不卹百姓吾故伐之若攻之太急傷民益甚吾之三從其請不

獨爲父子之情亦所以收民心也却說中文侯左右見樂羊新進驟

得大用俱有不平之意及聞其三次輟攻遂譖于文侯曰樂羊乘屢

勝之威勢如破竹特因樂舒一語三月不攻父子情深亦可知矣主

公若不召回恐老師費財無益于事雖是逸言却也說得有理文侯不應問于翟

璜璜曰此必有計主公勿疑自此羣臣紛紛上書有言中將分國

之半與樂羊者有言樂羊謀與中共攻中國者文侯俱封置篋內

但時時遣使勞苦甚妙預爲治府第于都中以待其歸甚妙樂羊心甚感

激見中不降遂率將士儘力攻擊中城堅厚且積糧甚多鼓須

與公孫焦晝夜巡警折城中木石爲捍禦之備攻至數月尙不能破
惱得樂羊性起與西門豹親立于矢石之下督令四門急攻鼓須方
指揮軍士腦門中箭而死城門房屋墻垣漸已折盡公孫焦言于姬
窟曰事已急矣今日止有一計可退兵窟今字不窟問何計公孫焦曰

樂舒三次求寬羊俱聽之足見其愛子之情矣今攻擊至急可將樂

舒綁縛置于高竿若不退師當殺其子使樂舒哀呼乞命樂羊之攻

必然又緩也不覺甚麼姬窟從其言樂舒在高竿上大呼父親救命樂羊

見之大罵曰不肖子汝仕于人國上不能出奇運策使其主有戰勝

之功下不能見危致命使君決行成之計尙敢如含乳小兒以哀號

乞憐乎窟得是言畢架弓搭矢欲射樂舒舒叫苦下城見姬窟曰吾

父志在爲國不念父子之情主公自謀戰守臣請死于君前以明不

能退兵之罪公孫焦曰其父攻城其子不能無罪合當賜死姬窟曰

非樂舒之過也公孫焦曰樂舒死臣便有退兵之計

想是素與樂舒有仇不然何以

必欲其死姬窟遂以劍授舒舒自剄而亡公孫焦曰人情莫親于父子今

將樂舒烹羹以遺樂羊羊見羹必然不忍乘其哀泣之際無心攻戰

主公引一軍殺出大戰一場幸而得勝再作計較

却不算到不姬窟勝便怎麼樣

不得已而從之令將樂舒之肉烹羹并其首送于樂羊曰寡君以小

將軍不能退師已殺而烹之謹獻其羹小將軍尙有妻子元帥再若

攻城卽當盡行誅戮

只是將一樂舒盤來盤去便

樂羊認得是其子

首大罵曰不肖子事無道昏君固宜取死卽取羹對使者食之盡一

器

這却

謂使者曰蒙汝君饋羹破城日面謝吾軍中亦有鼎鑊以待

汝君也使者還報姬窟見樂羊全無痛子之心攻城愈急恐城破見

辱遂入後宮自縊公孫焦開門出降樂羊數其讒譎敗國之罪斬之

殺撫慰居民已畢留兵五千使西門豹居守盡收

府藏寶玉

師回魏文侯聞樂羊成功親自出城迎勞曰將軍爲國喪子實孤

之過也樂羊頓首曰臣蓋不當顧私情以負主公斧鉞之寄樂羊朝

見畢呈上甲地圖及寶貨之數羣臣稱賀文侯設宴於內臺之上

親捧觴以賜樂羊羊受觴飲之足高氣揚大有矜功之色良是宴畢

文侯命左右挈二篋封識甚固送樂羊歸第抄左右將二篋交割樂

羊想道篋內必是珍珠金玉之類駭主公恐羣臣相妬故封識贈我

命家人抬進中堂啟篋視之俱是羣臣奏本本內盡說樂羊反叛之

事樂羊大驚曰原來朝中如此造謗若非吾君相信之深必爲所惑

怎得成功這時便次日入朝謝恩文侯議加上賞樂羊再拜辭曰甲

甲之滅全賴主公力持于內臣在外稍効犬馬何力之有文侯曰非

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兩分然將軍勞矣盍就

封安食乎卽以靈壽中山地有縣封羊稱爲靈壽君罷其兵權翟璜進曰

君既知樂羊之能奈何不使將兵備邊而縱其安閒乎如君不文侯笑

而不答璜出朝以問李克克曰樂羊不愛其子况他人哉此管仲所

以歎易牙也此此璜乃悟文侯思甲地遠必得親信之人爲守

乃保無虞乃使其世子擊爲甲君擊受命而出遇田子方乘敝車

而來擊慌忙下車拱立道傍致敬田子方驅車直過傲然不顧擊

心懷不平乃使人牽其車策上前曰擊有問于子富貴者驕人乎貧

賤者驕人乎子方笑曰自古以來只有貧賤驕人那有富貴驕人之

理講到一驕字無論富貴貧賤都使不得國君而驕人則不保社稷大夫而驕人則不

保宗廟靈靈王以驕亡其國智伯瑤以驕亡其家富貴之不足恃明

矣若夫貧賤之士食不過藜藿衣不過布褐無求于人無欲于世惟

好士之主自樂而就之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

禁之武王能誅萬乘之紂而不能屈首陽之二士蓋貧賤之足貴也

此任是說得好太子擊大慙謝罪而去文侯聞子方不屈于世子益

加敬禮時鄴都今鄴德府隄守翟璜曰鄴介于上黨邯鄲之間與

趙為鄰必得強明之士以守之非西門豹不可文侯即用西門豹為

鄴都守豹至鄴城見閭里蕭條人民稀少召父老至前問其所苦

父老則所苦便自然是賢守令父老皆曰苦為河伯娶婦豹曰怪事怪事河伯如何

娶婦汝為我詳言之父老曰漳水自沽嶺在山西太原而來由沙城

今彰德府涉縣而東經于鄴為漳河河伯即清漳之神也其神好美婦得

歲納一夫人不知曾見來若擇婦嫁之常保年豐歲稔雨水調均不

然神怒致水波泛溢漂溺人家豹曰此事誰人倡始父老曰此邕之

巫覡所言也俗畏水患不敢不從每年里豪及廷椽吏胥與巫覡共

計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之費其餘則共分用之

凡事必是大家有豹問曰百姓任其瓜分寧無一言乎父老曰巫覡

貪圖方總行得去

主祝禱河伯之事三老廷椽有科歛奔走之勞公用公費固所甘心

更有至苦當春初布種巫覡遍訪人家女子有幾分顏色者卽云此

女當爲河伯夫人不願者多將財帛買免已先贖了別覓他女有貧

民不能買免只得將女與之巫覡治齋官于河上絳帷床席鋪設一

新將此女沐浴更衣居于齋宮之內雖則死得可憐却到休面卜一吉曰編葦爲

舟使女登之浮於舟流數十里乃滅人家苦此煩費又有愛女者恐

爲河伯所娶搆女遠竄所以城中益空豹曰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

父老曰賴歲載娶婦不曾觸河神之怒但漂溺雖免柰本邑土高路

遠河水雖達每逢歲旱又有乾枯之患豹曰神旣有靈當嫁女時吾

亦欲往送好在當爲汝禱之及期父老果然來稟西門豹具衣冠

親往河上凡邑中宮屬三老豪戶里長父老莫不畢集百姓遠近皆

會聚觀者數千人熱三老里長等引大巫巫之來見其貌甚倨更該

豹顧之乃一老女子也小巫女弟子二十餘人衣冠楚楚悉持巾櫛

燼香之類隨侍其後豹曰勞苦大巫煩呼河伯婦來我欲視之老巫

顧弟子使喚至豹視女子鮮衣素襪顏色中等豹謂巫媼及三老眾

人曰河伯貴神女必有殊色方纔相稱此女不佳煩大巫為我入報

河伯但傳太守之語更當別求好女子後日送之不煩分割只視其說而用之妙甚

卽使吏卒數人共抱老巫投之于河左右莫不驚駭失色豹靜坐俟

之良久曰媼年老不幹事去河中許久尚不回話弟子為我催之甚

復使吏卒抱弟子一人投于河中逐漸少頃又曰弟子去何久也復

使弟子一人催之又嫌其遲更投一人凡投弟子三人事不過三河伯太沒分曉

笑入水卽沒豹曰是皆女子之流傳話不明煩三老入河明白言之

三老方欲辭豹喝快去卽取回覆吏平左牽右拽不由分說又推河

中逐波而去傍觀者皆為吐舌豹簪筆鞠躬向河恭敬以待約莫又

一個時辰豹曰三老年高亦復不濟須得廷椽豪長者投告那廷椽

呈豪嚇得面如土色流汗浹背一齊皆叩頭求哀流血滿面堅不肯

起原來你也會怕死麼西門豹曰且俟須臾眾人戰戰兢兢又過一刻西門豹

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殺民間女子汝曹罪當償命此

方纔正說妙若早說使必然有許多手段論來搪塞也眾人復叩頭謝曰從來都被巫覡所欺

非某等之罪也豹曰巫覡已死今後再有言河伯娶婦者卽令其人

爲媒往報河伯于是廷椽里豪三老乾沒財賦悉追出散還民間若

是怕死如何肯吐出來又使父老卽于百姓中詢其年長無妻者以女弟子嫁

之我替這些百姓喜又替他愁喜者盡其有妻愁者愁其要添一絲媚子也呵呵巫風遂絕百姓逃避者復

還鄉里有詩爲証

河伯何曾見娶妻

愚民無識被巫欺

一從賢令除疑網

女子安眠不受虧

豹又相度地形視漳水可通處發民鑿渠各十二處引漳水入渠既

殺河勢又腹內田畝得渠水浸灌無旱乾之患大器未稼倍收想是

積善多夫人懽懽亦以百姓樂業今臨漳縣有西門渠卽豹所鑿也

文侯謂翟璜曰寡人聽子之言使樂羊伐中山使西門豹治鄴皆勝

其任寡人賴之今西河在魏西鄙爲魏人犯魏之道卿意何人可以

爲守翟璜沉思半晌答曰臣舉一人姓吳名起此人大有將才今自

魏奔魏主公速召而用之若遲則又他適矣文侯曰起非殺妻以求

爲魏將者乎聞此人貪財好色性復殘忍豈可托以重任哉翟璜曰

臣所舉者取其能爲君成一曰之功若素行不足計也這句語畢文

侯曰試爲寡人召之不知吳起如何在魏立功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騶忌鼓琴取相

吳起擊劍無賴母之所應責也後能改行從學固善奈何嚙臂
出誓是明有仇母之心矣生則不歸省死則不奔喪此豈復有
天性之恩于其意中哉根本既薄枝葉自殘殺妻求將又何足
異

人非聖賢鮮有不以功名熱中者然悖倫理以求功名則中人
之所不肯出矣吳起之仇母殺妻傷倫孰甚雖有將才不足取
也

吳起樂羊都是功名而傷倫理者但樂舒之死爲猶出于中山
之君田氏則自死于吳起之手樂舒仕亂國而不思遠害猶有
取死之端田氏則無絲毫之過也較量起來吳起之心更爲殘

毒

人儘有甚忍于母而甚不忍于其妻者。吳起比較起來又還是吳起爲世法平等也呵呵。

俠累負心小人却乎該殺。但聶政以匹夫而好君國之法謂之勇上則可謂之義則不可。

聶政恐貽累于姊死時抉開毀形却是好處。至其姊不惜一死以顯弟之名可謂是弟是姊。

騶忌之以說取位不難難在齊威之肯用耳。至其處置卽墨與阿大夫更是英主不可及處。

話說吳起國人少居里中以擊劍無賴爲母所責起自啗其臂出血何與母誓曰起今辭母遊學他方不爲鄉相擁節旄乘高車不入

城與母相見母泣而留之起竟出北門不顧往國受業于孔門

高弟會參有此弟子是先生不幸畫研直詞不辭辛苦有國大夫田居至

嘉其好學與之談論淵淵不竭乃以女妻之起在會參之門歲餘

參知其家中尚有老母一日問曰子遊學六載不歸省親人子之心

安乎起對曰起曾有誓詞在前不爲卿相不入圖城參曰他人可誓

母安可嘗也由是心惡其人未幾國國有信至言起母已死起仰天

三號旋即收淚誦讀如故參怒曰吳起不奔母喪忘本之人夫水無

本則竭木無本則折人而無本能令終乎起非吾徒矣命弟子絕之

不許相見是餌大賢起遂棄儒學兵法三年學成求仕于相相公儀休

常與論兵知其才能言于穆公任爲大夫起祿入既豐遂多買妾婢

以自娛樂殺妻之故或由子此未可知也時相相國田和謀篡其國恐與與世世姻

或討其罪乃修艾陵之怨魯與吳伐齊敗齊于艾陵興師伐魯魯欲以威力脅而

服之魯相國公儀休進曰欲却魯魯兵非吳起不可穆公口雖答應終

不肯用及聞魯魯師已拔成邑孟孫封邑休復請曰臣言吳起可用君何不

行穆公曰吾固知起有將才但其所娶乃田宗之女夫至愛莫如夫

妻能保無觀望之意乎是田氏 催命脾吾是以躊躇而不決也公儀休出朝

吳起已先在相府候見問曰寇已深主公已得良將否今日不是

某誇口自薦若用某爲將必使寇兵隻輪不返公儀休曰吾言之再

三主公以子婚于田宗以此持疑未決吳起曰欲釋主公之疑此特

易耳聽乃歸家問其妻田氏曰人之所貴有妻者何也田氏曰有外

有家道始立所貴有妻以成家耳吳起曰夫位爲卿相食祿萬鍾

功垂于竹帛名留于千古其成家也大矣豈非婦之所望于夫者乎

田氏曰然起曰吾有求于子子當爲我成之田氏曰妾婦人安得助

君成其功吳起曰今國師伐魯侯欲用我爲將以我娶于田宗疑

而不用誠得子之頭以謁見魯侯則魯侯之疑釋而吾之功名可就

矣以滑說殺之便了 又田氏大驚方欲開口答話起拔劍一揮田氏

多此一番話說怎的

頭已落地綱史臣有詩云

一夜夫妻白晝恩

無辜忍使作冤魂

母喪不顧人倫絕

妻子區區何足論

於是以帛裹田氏頭往見穆公奏曰臣報國有志而君以妻故見疑

臣今斬妻之頭以明臣之爲圖不爲圖也穆公慘然不樂我亦眾曰

大夫休矣少頃公儀休入見穆公謂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此殘忍之

極其心不可測也公儀休曰起不愛其妻而愛功名君若棄之不用

必反而爲圖矣不用却是只穆公乃從休言卽拜吳起爲大將使泄

柳申詳副之率兵二萬以拒齊師起受命之後在軍中與士卒同衣

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見士卒裹糧負重分而荷之有卒病瘡起親

爲調藥以口吮其膿血也不必士卒感起之恩如同父子咸摩拳擦

掌靡爲一戰却說田和引大將田忌段朋長驅而入直犯南鄙聞吳

起爲國將笑曰此田氏之婚好色之徒安知軍旅事耶好色與軍旅甚麼相干可

笑國國合敗故用此人也及兩軍對壘不見吳起挑戰陰使人覘其

作爲見起方與軍士中之最賤者席地而坐分羹同食使者還報田

和笑曰將尊則士畏上畏却不在自尊上亦不是知兵人言語士畏則戰力起舉動如此

安能用眾吾無慮矣再遣愛將張丑假稱願與講和特至國軍探起

戰守之意起將精銳之士藏于後軍悉以老弱見客謬爲恭敬這却

延入禮待丑曰軍中傳聞將軍殺妻求將果有之乎起慙而對曰

某雖不肖曾受學于聖門安敢爲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與軍

旅之命適會其時君之所聞殆非其實丑曰將軍若不棄田宗之好

願與將軍結盟迺和起曰某書生豈敢與田氏戰乎若獲結成此乃

某之至願也這却說起留張丑于軍中歡飲三日方纔遣歸絕不談

及兵事臨行時再三致意求其申好丑辭去起卽暗調兵將分作三

路尾其後而行姓田相得張丑回報以起兵既弱又無戰志全不望

意忽然轅門外鼓聲大振田兵突然殺至田利大驚馬不及軍車不

及駕軍中大亂田忌引步軍出迎段朋急令軍士整頓車乘接應不

隄防柳泄申詳二軍分為左右一齊殺入乘亂夾攻齊軍大敗殺得

僵尸滿野直追逼平齊地與汶上接界方回田穆公大悅進起上卿田和

責張丑誤事之罪你也說他不能用罪丑曰某所見如此豈知起之

許謀哉田和乃歎曰起之用兵孫武穰苴之流也若終為田用田必

不安吾欲遣一人至田暗與通和各無相犯子能去乎丑曰願捨命

一行將功折罪田和乃購求美女二人加以黃金千鎰令張丑詐為

賈客攜至田私謁莫起起貪財好色見卽受之媵謂丑曰致意田相

國使田不侵田何敢加田哉張丑旣出田城故意洩其事于行人

反問詞用遂沸沸揚揚傳說吳起受賄通田之軍穆公曰吾固知起

心不可測也欲削起爵究罪起聞而懼棄家逃奔魏國主于翟璜之

家適文侯與璜謀及守西河之人璜遂薦吳起可用文侯召起見之

謂起曰聞將軍爲國將有功何以見辱敝邑起對曰魯侯聽信讒言

信任不終棄侯逐婢僮定故臣逃死於此慕君侯折節下士豪傑躡

心又奉承一句正願執鞭馬前倘蒙驅使雖肝腦塗地亦無所恨文

侯乃拜起爲西河守起至西河修城治池練兵訓武其愛卹士卒一

如爲國將之時築城以拒國名曰吳城在孝義時惠公薨太子名

出子嗣位惠公乃簡公之子簡公乃靈公之季子方靈公之薨其子

師隰年幼羣臣乃奉簡公而立之至是三傳及于出子而師隰年長

謂大臣曰國吾父之國也吾何罪而見廢大臣無辭以對乃相與殺

出子而立師隰是爲獻公吳起乘國國多事之日興兵襲國取河西

五城韓魏皆來稱賀文侯以翟璜薦賢有功欲拜爲相國問于李克

克曰不如魏成文侯點頭克出朝翟璜迎而問曰聞主公欲卜相取

決于子今已定乎何人也克曰已定魏成翟璜忿然曰君欲伐中山

吾進樂羊君憂鄴吾進西門豹君憂西河吾進吳起吾何以不若魏

成哉翟璜急于祿位李克曰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非師即

友子所進者君皆臣之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以待賢士于祿食皆

以自贍子安得比于魏成哉好李璜再拜曰鄙人失言請侍門下為

弟子自此魏國將相得人邊鄙安集三晉之中惟魏最强趙相國田

和見魏之強又文侯賢名重于天下乃深結魏好遂遷其君康公貸

于海上以一城給其食餘皆自取使人于魏文侯處求其轉請于魏

欲援三晉之例列于諸侯周威烈王已崩子安王名驕立勢愈微弱

時乃安王之十三年遂從文侯之請賜田和為魏侯是為田太公自

魏公子完奔齊事齊桓公為大夫凡傳十世至和而代齊有國姜氏

之祀遂絕不在話下時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爲尙于是相國之權最

重趙相公仲連國相俠累這也不就中單說俠累微時與濮陽地衛人

嚴仲子名遂爲八拜之交累貧而遂富資其日用復以千金助其遊

賞也是個沒俠累因此得達于國位至相國俠累既執政頗著威重

門絕私謁嚴遂至國謁累冀其引進候月餘不得見遂自以家財賂

君左右得見烈侯景侯烈侯大喜欲貴重之俠累復于烈侯前言嚴

遂之短可恨阻其進用嚴遂聞之大恨遂去國遍遊列國欲求勇士刺

殺俠累以雪其恨行至國國見屠牛肆中一人舉巨斧砍牛斧下之

處筋骨立解而全不費力視其斧可重三十餘斤嚴遂異之細看其

人身長八尺環眼虬鬚額骨持聲音不似齊人遂邀與相見問其姓

名來歷答曰某姓聶名政魏人也家在軹音質今懷慶府濟潤縣之深井里因

賤性粗直得罪鄉里移老母及姊避居此地屠牛以供朝夕亦諭嚴

遂姓字遂告之匆匆別去次早嚴遂具衣冠往拜邀至酒肆具賓主

之禮酒至三酌遂出黃金百鎰爲贈政怪其厚遂曰聞子有老母在

堂故私進不腆代吾子爲一日之養政曰仲子爲老母謀養必有用

政之處若不言政決不受却是好漢嚴遂將俠累負恩之事備細說知今

欲殺之報仇政曰昔專諸有言老母在此身未敢許人是孝子仲子之

事難卽行不敢虛尊賜遂曰某慕君之高義願結兄弟之好豈敢捨

君養母之孝而求遂其私哉不教人棄孝以圖己事仲子亦君子之流聶政被強不過只

得受之以其半嫁其姊姊名餘金日具肥甘奉母歲餘老母病卒得

奏巧嚴遂復往哭弔代爲治喪葬既畢聶政曰今日之身體乃足下之

身也惟所用之不復自惜仲子乃問報仇之策欲爲具車騎壯士政

曰相國至貴出入兵衛衆盛無比當以奇取不可以力勝也慎密人便自然

可望成事願得利七首懷之伺隙圖事今日別仲子前行更不相見仲子

子亦勿問吾事政至國宿于郊外靜息三日早起入城值俠累自朝

中出高車駟馬甲士執戈前後擁衛可見行刺之難其行如飛政尾至相府

累下車復坐府決事自大門至于堂階皆有兵仗可見行刺之難政遙望堂

上累重席憑案而坐左右持牒稟決者甚眾俄頃事畢將退政乘其

懈口稱有急事告相國從門外攘臂直趨迅疾之甚甲士攔之者皆縱橫

顛躓政搶至公座抽匕首以刺俠累驚起未及離席中心而死堂

上大亂共呼有賊閉門來擒聶政政擊殺數人度不能自脫恐人識

之急以匕首自割其面抉出雙眼倉卒中仍自分寸還自刺其喉而死早有

人報知國烈侯烈侯問賊何人眾莫能識乃暴其屍于市中懸千金

之賞購人告首欲得賊人姓名來歷為相國報仇如此七日行人往

來如蟻絕無識者此事直傳至國國軹邑聶姊聞之即痛哭曰必

吾弟也就曉得好便以素帛裹頭竟至國國見政橫屍市上撫而哭之甚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九 七

哀市吏拘而問曰汝于死者何人也婦人曰死者爲吾弟聶政妾乃其姊營也聶政居軹之深井里以勇聞彼知刺相國罪重恐累及賤妾故抉目破面以自晦其名又曉得他心事妙妾奈何惜一身之死忍使吾

弟終泯沒于世人乎市吏曰死者既是汝弟必知作賊之故何人主使汝若明言吾請于主公貸汝一死營曰妾如愛死不至此矣吾弟不惜身驅誅千乘之國相代人報仇妾不言其名是沒吾弟之名也

妾復洩其故是又沒吾弟之義也遂觸市中并亭石柱而死這却有俠氣

市吏報之圖烈侯烈侯歎息令收葬之以韓山堅爲相國代俠累之

任烈侯傳子文侯文侯傳哀侯韓山堅素與哀侯不睦乘間弑哀侯

諸大臣共殺山堅而立哀侯子若山是爲懿侯懿侯子昭侯時用申

不害爲相不害精于刑名之學國以大治此是後話再說圖安王十

五年圖文侯斯病篤召太子擊于中山圖聞圖太子離了中山乃引

兵襲而取之自此國與國有隙太子擊歸衛文侯已薨乃主喪嗣位是爲武侯拜田文爲相國吳起自西河人朝自以功大滿望拜相及聞已相田文忿然不悅朝退遇田文下門迎而謂曰子之起之功乎今日請與子論之田文拱手曰願聞起曰將三軍之衆使士卒聞鼓而忘死爲國立功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治百官親萬民使府庫充實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又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犯東關賓服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此三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某叨竊上位誠然可愧然今日新君嗣統注少國疑百姓不親大臣未附某特以先世勳舊承之肺腑或者非論功之目也此語也沒甚大道理殊不足以服人吳起俯首沉思良久曰子言亦是然此位終當屬我有內侍聞二人論功之語傳報武侯武侯疑吳起有怨望之心遂留起不遣欲另擇人爲西河守相國做不成反丟丟吳起懼見誅于武

侯出奔國悼王熊疑子四素聞吳起之才一見卽以相印授

之得起感恩無已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乃請于悼王曰國地方

數千里帶甲百餘萬固宜雄歷諸侯世爲盟主所以不能加于列國

者養兵之道失也夫養兵之道先阜其財後用其力今不急之官布

滿朝署疎遠之族糜費公廩而戰士僅食升斗之餘欲使捐軀殉國

不亦難乎大王誠聽臣計汰冗官斥疎族盡儲廩祿以待敢戰之士

吳起一生學問只是愛養兵心如是而國威不振則臣請伏妄言之誅悼王從其計

羣臣多謂起言不可用悼王不聽于是使吳起詳定官制凡削去冗

官數百員大臣子弟不得負緣竊祿又公族五世以上者令自食其

力比于編氓五世以下酌其遠近以次裁之所省國賦數萬省無用

用未嘗不是只是殺身之禍已侯于此選國中精銳之士朝夕訓練闕其財器以上下

其廩食有加厚至數倍者士卒莫不競勤國遂以兵強雄視天下三

威畏之終悼王之世不敢加兵及悼王薨未及殯

大臣子弟失祿者乘喪作亂却是這些人無禮欲殺吳起起奔人宮

寢眾持弓矢追之起知方不能敵抱王屍而伏好主意眾擡箭射起連

王屍也中丁數箭起大叫曰某死不足惜諸臣銜恨于王傷及其屍

大逆不道豈能逃楚國之法哉好主意言畢而絕眾聞吳起之言懼而

散走太子熊臧嗣位是爲肅王月餘追理射屍之罪使其弟熊良夫

率兵收爲亂者次第誅之凡滅七十餘家却是該殺多不爲無辜髯翁有詩嘆云

滿望終身作大臣

殺妻叛母絕人倫

誰知魯衛成流水

到底身軀喪楚人

又有詩說吳起伏王屍以求報其仇死尙有餘智也詩云

爲國忘身死不辭

巧將賊矢集王屍

雖然王法應誅滅

不報公仇却報私

話分兩頭却說田穉自爲齊侯凡二年而襄和傅子午午傅子因齊
當因齊之立乃圖安王之二十三年也因穉自恃國富兵強見吳越

俱稱王使命往來俱用王號不甘爲下僭稱齊王是爲威王魏侯

營武侯稱王曰何何以不如齊于是亦稱魏王即孟子所見梁

惠王也再說威王既立曰肆酒色聽音樂不修國政有後面之

爲國九年之間悉起兵來伐邊將屢敗忽一日有一士人

叩閭求見自稱姓騶名忌本國人知琴聞玉好音特來求見騶忌之

只在好音威王召而見之賜之坐使左右置几進琴于前忌撫弦而

不彈威王問曰聞先生善琴寡人願聞至音今撫弦而不彈豈弦不

佳乎抑有不足于寡人耶騶忌舍琴正容而對曰臣所知者琴理也

若夫絲桐之聲樂工之事臣雖知之不足以辱王之聽也威王曰琴

理如何可得聞乎騶忌對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使歸于正音

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

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大地也五弦象五行也大弦爲君

小弦爲臣其首以緩急爲清濁濁者寬而不弛君道也清者廉而不

亂臣道也一弦爲宮次弦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文王武王各

加一弦文弦爲少宮武弦爲少商以合君臣之恩也君臣相得政令

和謂治國之道不過如此說琴理處亦正引入君道處亦自然不牽強威王曰善哉先生

既知琴理必審琴音願先生試爲彈之騶忌對曰臣以琴爲事則審

于爲琴大王以國爲事豈不審于爲國哉今大王撫國而不治何異

臣之撫琴而不彈乎臣撫琴而不彈無以勸大王之意大王撫國而

不治恐無以暢萬民之意也這理下說威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諫寡人

寡人聞命矣遂留之右室明日沐浴而召之與之談論國事騶忌勸

威王節欲遠色核名實別忠佞後而之處置即墨與同大夫出于此息民教戰經營霸

王之業威王大悅

是可笑有節拜

驩忌爲相國時有辨士淳于髡見

驩忌唾手取相印心中不服率其徒往見驩忌忌接之甚恭髡有傲

色直入踞上座謂忌曰髡有愚志願陳于相國之前不識可否忌曰

願聞淳于髡曰子不離母婦不離夫忌曰謹受教不敢遠于君側髡

又曰棘木爲輪塗以猪脂至滑也投于方孔則不能運轉忌曰謹受

教不敢不順人情髡又曰弓幹雖膠有時而解爨流赴海自然南合

忌曰謹受教不敢不親附于萬民髡又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

之皮忌曰謹受教請選擇賢者毋雜不肖于其間髡又曰幅轂不較

分寸不能成車琴瑟不較緩急不能成律忌曰謹受教請修法令而

督奸吏

爲隱語者不難難在解者驕忌不特能解而且敏捷宜其足以服髡也

淳于髡嘿然再拜而退

既出門其徒曰夫子始見相國何其倨今再拜而退又何屈也髡于

髡曰吾不以微言凡五相國隨口而應悉解吾意此誠大才吾所不

及淳于髡能邪
善還是好人

于是遊說之士聞驕忌之各無敢入齊者驕忌亦用

淳于髡之言盡心圖治常訪問邑守中誰賢誰不肖同朝之人無不

極口稱阿今兗州府
東阿縣

大夫之賢而貶卽墨在萊
州府

大夫者忌述于威

王威王于不意中時時問及左右所對大畧相同乃陰使人往察二

邑治狀從實回報

造兩個使
人鄰好

因降旨召阿卽墨二守入朝卽墨大夫

先到見朝威王並無一言發放左右皆驚訝不解其故未幾阿邑大

夫亦到威王大集羣臣欲行賞罰左右私心揣度都道阿大夫今番

必有重賞卽墨大夫禍事到矣

實情者要與情出氣者
要出氣想必一樣喚頭

眾文武朝見

事畢威王召卽墨大夫至前謂曰自子之官卽墨也毀言曰至吾使

人視卽墨田野開闢人民富饒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絲子專意治邑

不肯嬪吾左右故蒙毀耳子誠賢令乃加封萬家之邑姓又召阿大

夫謂曰自子守阿譽言曰至吾使人視阿田野荒蕪人民凍餓昔曰

趙兵近境子不往救但以厚幣精金賄吾左右以求美譽守之不肖
無過于汝阿大夫頓首謝罪願改過威王不聽呼力士使具鼎鑊須
臾火猛湯沸縛阿大夫投鼎中復召左右平曰常譽阿大夫毀卽墨
者凡數十人責之曰汝在寡人左右寡人以耳目寄汝乃私受賄賂
顛倒是非以欺寡人有臣如此要他何用可俱就烹使眾皆泣拜哀
求威王怒猶未息擇其平口尤所親信者十餘人次第烹之眾皆股
栗齊地有詩爲證

權歸左右主人依

毀譽繇來倒是非

誰似烹阿封卽墨

競將公道誦齊威

於是選賢才改易郡守使檀子守南城以拒田田勝守高唐以拒田

黔夫守徐州卽以拒田種首爲司寇田忌爲司馬國內大治諸侯

畏服只消國內大治諸侯便威王以下邳邳封騶忌曰成寡人之

志者吾子也號曰成侯齊稱王成相賜忌謝恩畢復奏曰昔齊侯晉

文五霸中為最盛所以然者以增為各也今周室雖衰九鼎猶在

大土何不如周行朝覲之禮更因假王寵以令諸侯桓文之業

不足道矣威王曰寡人以僭號為王今以王朝王可乎賜忌對曰夫

稱王者所以雄長乎諸侯非所以壓天子也若朝王之際誓稱齊侯

又安故天子必喜大王之謙德而寵命有加矣威王大悅即命駕往

成圖朝見天子時圖烈王各書之六年王室微弱諸侯久不行朝

禮獨有齊侯來朝上下皆鼓舞相慶烈王大擗寶藏為貽空谷足音

而齊威却亦未嘗不利威王自圖返圖一路頌聲載道皆稱其賢且說

當時天下大國凡七圖那七國地廣兵強大畧相等

餘國如圖雖則稱王曰就衰弱馬強火虫前至于圖益不足

道矣自圖威王稱霸圖五國皆為齊下會聚之間推為盟

主惟周僻在西戎中國攬棄不與通好秦獻公之世上天兩金三月
可惜我不生于此時致有貧窮之患一笑周太史儋私歎曰秦之地周所分也分五百餘
歲當復合有霸王之君出焉以金德王天下今兩金於秦殆其瑞乎
及獻公薨子孝公代立以不得列於中國爲恥於是下令招賢主意
令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圖秦者受以尊官封之大邑不知有甚
賢臣應詔而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臏下山

王霸雖是兩途然其中却有相因以爲用處衛鞅之學不出富
強其才不過霸佐何嘗曉得帝王之道確是何如只看他後來
設施何嘗有絲毫王道在內其前二次之說秦孝公想來不過

是故爲高大迂疎之論。一是先自矜身分。一是借作楔子以繫人主之用。其霸說耳。明是欺詐售奸。讀者切莫被他瞞過。

王降而霸。是真假分途。至于帝降而王。則不過時勢稍有變遷。所以帝王二字從來俱是連說。著不得十分分別。將帝王二字也要判然分作兩途。便知只是大言欺人。非有真實學問。子

凡要看人學問根抵。只消看他自處何如。如衛鞅于出處之際。先有許多不正。豈是能知王道之人。爲國變法。原自不効。因革損益四字。聖賢之所不廢也。損益乃是小變。革守便是大變了。蓋時移世異。事有宜于前而不宜于後。合于古而不合于今者。勢所不得不變也。但所變之法。必須上下俱利。方爲得中。若只是利歸于上。則必是剝民之術。爲聖

賢之罪人矣衛鞅所變之法純是損下益上其心地先已偏邪

雖可幸一時之富強而鑿削元氣正復不少

時至戰國富強自是急務而治國需才亦列君之所知也魏惠

既知求之又有公叔痤之力薦乃當面失却衛鞅殊爲可惜及

後招賢則又不能信用孟子之說而反喜一才小言之大龐涓

卽秦孝之用衛鞅亦必景監三番兩次方纔入殼又不能識賢

又要小覷人又要以資格限量人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疎真令

千古有才人哭煞亦令人爲千古爲君者歎煞

話說衛人公孫鞅原是衛侯之支庶素好刑名之學要有不知帝因

見衛國微弱不足展其才能乃入魏國王道雖小國可行衛鞅必欲

求事相國田文田文已卒公叔痤代爲相國鞅遂委身於痤之門

知鞅之才薦爲中庶子宰相屬官每有大事必與計議鞅謀無不中痤深

愛之欲引居大位未及而瘵病惠王親往問疾見瘵病勢已重奄奄

一息乃垂淚而問曰公叔恚萬一不趙寡人將托國於何人既問之又不聽

之可瘵對曰申庶子衛鞅其年雖少實當世之奇才也若舉國而聽

之勝瘵十倍矣惠王默然瘵又曰君如不用鞅必殺之正其要擊其心

勿令出境恐見用于他國必爲國害惠王曰諾既上車歎曰甚矣公

叔之病也乃使我托國於衛鞅又曰不用則殺之夫鞅何能爲豈非

昏憤之語哉不知是惠王既去公叔瘵召衛鞅至床頭謂曰吾適言

于君如此欲君用子君不許吾又言若不用當殺之君曰諾吾向者

先君而後臣故先以告君後以告子子必速行毋及禍也自是鞅曰

君既不能用相國之言而用臣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便有

竟不去大夫公子卬與鞅善復薦於惠王惠王竟不用至是聞國

孝公下令招賢鞅遂去國人國求見孝公之嬖臣景監來頭先不正

氣豈是學帝

王之學監與論國事知其才能言于孝公公召見問以治國之道衛

人身分

缺歷舉義農堯舜爲對語未及終孝公已睡去矣

可知是難聽之語

明日景

監入見孝公責之曰子之客妄人耳其言迂濶無用于何爲薦之景

監退朝謂衛鞅曰吾見先生於君欲投君之好庶幾重子奈何以迂

濶無用之語瀆君之聽邪鞅曰吾望君行帝道

証

君不悟也願更一

見而說之景監曰君意不憚非五日之後不可言也過五日景監復

言於孝公曰臣之客語尙未盡自請復見願君許之孝公復召鞅鞅

備陳圖書上定賦及湯武順天應人之事

仍是故意想來必沒甚中聽

孝公曰

客誠博聞強記然古今事異所言尙未適於用乃麾之使退景監先

候於門見衛鞅從公宮出迎而問曰今日之說何如鞅曰吾說君以

王道未當君意也景監對曰人主得士而用如弋人治繳且尊望其

微

獲禽耳豈能舍目前之效而遠法帝王哉

卽不道正

先生休矣鞅曰

昔向者未察君意恐其志高而吾之言卑故且採之

可知也兩說只欲自抬身分耳

今得之矣若使我更得見君不憂不入景監曰先生兩進言而兩拂

吾君吾倘敢饒舌以干君之怒哉明日景監入朝謝罪不敢復言尚

鞅景監歸舍鞅問曰子曾爲我復言於君否乎監曰未曾鞅曰惜乎

君徒下求賢之令而不能有才鞅將去矣監曰先生何往鞅曰六王

擾擾豈無好賢之主勝於秦君者哉卽不然豈無委曲進賢之賢則

朱勝於吾子者哉鞅將求之景監曰先生且從容更待五日吾當復

言

還筭景監好

又過五日景監服侍孝公孝公方飲酒忽見飛鴻過前停

盃而歎景監進曰君曰視鴻飛而歎何也孝公曰昔國桓公有言吾

得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寡人下令求賢且數月矣

大賢大才曠世一遇秦孝

求之數月便以爲久而無奇才至者譬如鴻雁徒有冲天之志而無

羽翼之資是以歎耳景監答曰臣嘗衛鞅自言有帝王伯三術向者

述帝王之事君以爲迂遠難用今更有伯術欲獻願君省須臾之暇

請畢其詞孝公聞伯術二字正中其懷命景監卽召衛鞅如此進身寡言高居

入孝公問曰聞子有伯道何不早賜教於寡人乎鞅對曰臣非不欲

言也但伯者之術與帝王異帝王之道在順民情伯者之道必逆民

情胡孝公勃然按劍變色曰夫伯者之道安在其必逆人情哉鞅對

曰夫琴瑟不調必改弦而更張之政不更張不可爲治做定要便易

小民狃於目前之安不顧百世之利可與樂成難于慮始如仲父相

曾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爲二十五鄉使四民各守其業盡改國

之舊此豈小民之所樂從哉及乎政成之內敵服於外君享其名而

民亦受其利然後知仲父爲天下才也雖是歎動孝公亦見自誇其才孝公曰子誠

有仲父之術寡人敢不委國而聽子但不知其術安在衛鞅對曰夫

國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敵欲國富莫如力田欲強兵

莫如勸戰誘之以重賞而後民之所趨協之以重罰而後民之所畏

賞罰必信政令必行而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衛鞅學問盡在此矣

此等語安得有孝公曰善哉此術寡人能行之鞅對曰夫富強之術不得其

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專不行任之專而惑於人言二三其意又

不行這却說得是○一切孝公又曰善衛鞅請退孝公曰寡人政欲

悉于之術奈何遽退鞅對曰願君熟思三日以定可否然後臣敢盡

言是老他鞅出朝景監又咎之曰賴君再三稱善不乘此齧吐其所

懷又欲君熟思三日無乃為要君耶如此進身甚沒體面鞅曰君意未堅不如

此恐中變耳至明日孝公使人來召衛鞅鞅謝曰臣與君言之矣非

三日後不敢見也景監又勸令勿辭鞅曰吾始與君約而遂自失信

異日何以取信於君哉德本立信景監乃服至第三日孝公使人以

幣來迎衛鞅復入見孝公賜坐請教其意甚切鞅乃備述秦政所當

更張之事彼此問答一連三日三夜孝公全無倦色是他本等自然在行遂拜

衛鞅爲左庶長賜第一區黃金五百鎰諭羣臣今後國政悉聽左庶

長施行有違抗者與逆旨同羣臣肅然衛鞅於是定變法之令將條

款呈上孝公商議停當未及張掛恐民不信不卽奉行乃取三丈之

木立於咸陽市之南門使吏守之令曰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予以

十金卽此舉也是新術顯然百姓觀者甚衆皆中懷疑怪莫測其意無敢徙者

鞅曰民莫肯徙豈嫌金少耶復政令添至五十金眾人愈疑有一人

獨出曰法素無重賞今復有此令必有計議縱不能得五十金豈

無薄賞遂蔽其木竟至北門立之百姓從而觀者如堵更奔告衛鞅

鞅召其人至與之曰爾真良民也能從吾令隨取五十金子之此人

曰吾終不人信於爾民矣市人互相傳說皆言左庶長令出必行此

相誠諭次日將新令頒布市人聚觀無不吐舌此周顯王各編列十

年事也只見新令上云

一定都秦地最勝無如咸陽被山帶河金城千里今當還都咸陽

永定王業

這一款何必列在令上

一建縣凡境內村鎮悉并爲縣每縣設令丞各一人督行新法不

遵者輕重議罪

這只當布之朝中不當宣之市上

一闢土凡郊外曠土非車馬必絲之途及田間阡陌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謂田

崩責令附近居民開墾成田俟成熟之後計步爲畝照常輸租大

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步過六尺爲欺沒田入官

一定賦凡賦租悉照畝起科不用并田什一之制凡田皆屬於官

百姓不得私尺寸

明奪民產

一本富男耕女織粟帛多者謂之良民免其一家之役隋而貧者

沒爲官家奴僕棄灰於道以惰農論

這却好灰以墾田故棄灰爲惰

工商則重征

之民有二男卽令分異各出丁錢不分異者一人出兩課這却胡說

一勸職官爵以軍功為叙能斬一敵首卽賞爵一級自公上至徹侯凡二十級

首級之名退一步者卽斬這是功多者受上爵車服任其華美不

禁這却可然何必定是軍功無功者雖富室止許布褐乘犢宗室

以軍功多寡為親疎戰而無功削其屬藉比於庶民凡有私下爭

鬪者不論曲直並皆處斬重

一禁奸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互相覺察一家有過九家同舉不舉

者十家連坐俱腰斬能首奸者與克敵同賞告一奸得爵一級私

匿罪人者與罪人同客舍宿人務取文憑辨驗無驗者不許容留

見民一人有罪并其室家沒官此即好卽即今保甲之法也一重令政令既出

不問貴賤一體遵行有不遵者戮以狗

新令既出百姓議論紛紛或言不便或言便鞅悉令拘至府中責之

曰汝曹聞令但當秦而行之言不便者梗令之民也言便者亦媚令

之民也此皆非良民

循人之口去士道遠甚

悉籍其姓名徙于邊境爲戍卒大

夫甘龍杜摯私議新法斥爲庶人于是道路以目相視不敢有言衛

鞅乃大發徒卒築宮闕於咸陽城中擇日遷都太子駟不願遷且言

變法之非衛鞅怒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加刑若放

之則又非法乃言于孝公坐其罪於師傅將太傅公子虔剝鼻太師

公孫賈黥面百姓相謂曰太子違令且不免刑其師傅况他人乎鞅

知人心已定擇日遷都雍州大姓徙居咸陽者凡數千家分國爲

二十一縣開墾田畝增稅五百餘萬

當非損下益上

衛鞅常親至渭水關囚

一日誅殺七百餘人渭水爲之盡赤哭聲遍野

殘忍于此可恨

百姓夜臥夢

中皆戰於是道不拾遺國無盜賊倉廩充足勇於公戰而不敢私鬪

秦國富強天下莫比于是興師伐

西安府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

煙城武闕之外拓地六百餘里國顯王遣使冊命國為方伯於是諸

侯畢賀是時三晉惟國稱王有吞併國之意聞衛鞅用於國國歎

曰悔不聽公叔痤之言也晉人只會說過後語時卜子夏田子方魏成李克

等俱卒乃捐厚幣招來四方豪傑國人孟軻字子輿乃子思門下高

弟子思姓孔名伋孔子嫡孫孟軻得聖賢之傳於子思有濟世安民

之志聞國惠王好士自國至國惠王郊迎禮為上賓問以利國之道

孟軻曰臣遊於聖門但知有仁義不知有利惠王迂其言不用仁義

不利沒入自不知且軻遂國濟湘有詩云

仁義非同功利謀國紛爭誰肯用儒流

子輿空挾圖王術國歷盡諸侯話不投

却說國之陽城今登州縣有一處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樹密幽不可

測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內中有一隱者但自號曰鬼谷子相傳

測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內中有一隱者但自號曰鬼谷子相傳

姓王名羽圖平公時人在雲夢山與宋人墨翟一同採藥修道那墨
翟不畜妻子發願雲遊天下專一濟人利物拔其苦厄救其危難惟
王羽潛居鬼谷人但稱爲鬼谷先生其人通天鑿地有幾家學問人
不能及那幾家學問一曰數學曰星象緯在其掌中占往察來言無
不驗二曰兵學六韜三略變化無窮布陣行兵鬼神不測三曰遊學
廣記多聞明理審勢出詞吐辨萬口莫當四曰出世學修真養性服
食引導却病延年冲舉可俟那先生既知仙家冲舉之術爲何屈身
問以爲度幾個聰明弟子同歸仙境所以借這個鬼谷棲身初
時偶然入市爲人占卜所言吉凶休咎應驗如神漸漸有人慕學其
術先生只看來學情資性近著那一家學問使以其術授之一來成
就些人才爲七國之用二來就訪求仙骨共理出世之事他住鬼谷
也不計年數弟子就學者不知多少先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就中

單說同時幾個有名的弟子國人孫臏孫臏孫武國人龐涓張儀洛陽人

蘇秦臆與涓結爲兄弟同學兵法秦與儀結爲兄弟同學遊說各爲

一家之學單說龐涓學兵法三年有餘自以爲能自以爲能便自忽

一日爲汲水偶然行至山下聽見路人傳說國國厚幣招賢訪水將

相龐涓心動欲辭先生下山往國國應聘又恐先生不放心下躊躇

欲言不言亦知先生未必十分相許先生見貌察情早知其意笑謂龐涓曰汝時

運已至何不下山求取富貴龐涓聞先生之言正中其懷跪而請曰

弟子正有此意未審此行可得意否先生曰汝可摘山花一枝吾爲

汝占之龐涓下山尋取山花此時止是六月炎天百花開過沒有山

花龐涓左盤右轉尋了多時止覓得草花一莖連枝拔起欲待呈與

師傅忽想道此花質弱身微不爲大器棄擲於地又去尋覓了一回

可怪絕無他花只得轉身將先前所取草花藏於袖中回復先生曰

山中沒有花先生曰既沒有花汝袖中何物涓不能隱只得取出呈上其花離土又先經日色已半寒矣先生曰汝知此花之名乎乃馬兜鈴也一開十二朶爲汝榮盛之年數採於鬼谷見曰詞妾鬼傍著委汝之出身必於國龍涓暗暗稱竒先生又曰但汝不令見欺他日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不可不戒吾有八字汝當記取

遇羊而榮

遇馬而瘵

龍涓再拜曰吾師大教敢不書紳臨行孫贖送至下山龍涓曰某與兄有八拜之交誓同富貴此行倘有進身之階必當舉薦吾兄同立功業語意未嘗不善孫賓曰善弟此言果實否涓曰弟若謬言當死于萬箭之下輕視者賓曰多謝厚情何須重誓兩下流淚而別孫賓還山先生見其淚容問曰汝惜龍涓之去乎賓曰同學之情何能不惜先生曰汝謂龍涓之才堪爲大將否賓曰承師教訓已久何爲不可先生

曰全未全未實大驚請問其故先生不言至次日謂弟子曰我夜間

惡聞鼠聲汝等輪流直宿爲我驅鼠

先生亦會說謊何兇弟子一笑

眾弟子如命其

夜輪孫賓直宿先生於枕下取出文書一卷謂賓曰此乃汝祖孫武

子兵法十三篇昔汝祖獻于周王閻閻閻閻用其策大破楚師後閻

閻惜此書不欲廣傳於人乃置以鐵櫃藏於姑蘇臺屋楹之內自閻

兵焚臺此書不傳吾向與汝祖有交求得其書親爲注解行兵秘密

盡在其中未嘗輕授一人今見子心術忠厚特以付子

可見心術忠厚是根本

賓曰弟子少失父母遭國家多故宗族離散雖知祖父有此書實未

傳領吾師既有注解何不并傳之雁涓而獨授于賓也

便見忠厚先生曰

得此書者善用之爲天下利不善用之爲天下害涓非佳士豈可輕

付哉賓乃攜歸臥室晝夜研誦三日之後先生遽向孫賓索其原書

賓出諸袖中繳還先生先生逐篇盤問賓對答如流一字不遺先生

喜曰子用心如此汝祖爲不死矣再說龐涓別了孫賓一逕入魏國

以兵法于相國王錯錯薦于惠士龐涓入朝之時正值庖人進蒸羊

於惠王之前惠王方舉筋涓私喜曰吾師言遇羊而榮斯不謬矣惠

王見龐涓一表人物以貌取人却不足放筋而起迎而禮之龐涓再拜惠王

扶住問其所學涓對曰臣學于鬼谷先生之門用兵之道頗得其精

因指畫敷陳傾倒胸中惟恐不盡越見高才偏多含蓄惠王問曰吾

國東有魏西有魏南有魏北有魏偏是淺人越會賣弄皆勢均力敵而魏人奪我中

山此讐未報先生何以策之龐涓曰大王不用微臣則已如用微臣

爲將管教戰必勝攻必取可以兼并天下何憂六國哉說大話人多是眞處不足

惠王曰先生大言得無難踐乎涓對曰臣自揣所長實可操六國於

掌中若委任不效甘當伏罪惠王大悅拜爲元帥兼軍師之職只喜說大

話其呆涓子龐英姪龐葱龐茅俱爲列將涓練兵訓武先侵魏宋諸

小國屢屢得勝魏諸君相約聯翩來朝適魏兵侵境涓復禦

却之遂自以爲不世之功不勝誇詡時墨翟遨遊名山偶過鬼谷採

友一見孫賓與之談論深相契合遂謂賓曰子學業已成何不出就

功名而外淹山澤耶賓曰吾有同學龐涓出仕於魏相約得志之日

必相援引吾是以待之厚處墨翟曰涓見爲魏將吾爲子吹魏以察

涓之意此人墨翟辭去逕至魏國聞龐涓自恃其能大言不慚知其

無援引孫賓之意乃自以野服求見魏惠王惠王素聞墨翟之名降

階迎大叩以兵法墨翟指說大畧惠王大喜欲留任官職墨翟固辭

曰臣山野之性不習衣冠所知有孫武子之孫名賓者真大將之才

臣萬分不及見今隱於鬼谷大王何不召之惠王曰孫賓學於鬼谷

乃是龐涓同門卿謂二人所學孰勝墨翟曰賓與涓雖則同學然賓

獨得乃祖秘傳雖天下無其對手况龐涓乎墨翟辭去惠王卽召龐

涓問曰聞卿之同學有孫賓者獨得孫武子秘傳其才天下無比將

軍何不爲寡人召之龐涓對曰臣非不知孫賓之才但賓是國人宗

族皆在於國今若仕國必先國而後國便不是好臣是以不敢進言

惠子曰士爲知己者死豈必本國之人方可用乎明自龐涓對曰大

王旣欲召孫賓臣卽當作書致去龐涓口雖不語心下躊躇國國兵

權只在我一人之手若孫賓到來必然奪寵國王有命不敢不依

且待來時生計害他阻其進用之路却不是好狗材遂使修書一封

呈上惠王惠王用駟馬高車黃金白璧遣人帶了龍涓之書一徑望

鬼谷來聘取孫賓賓折書看之略曰

涓托兄之庇一見國王卽蒙重用臨岐援引之言銘心不忘今特

薦于魏王別人萃了却要居求卽驅馳赴召共圖功業

孫賓將書呈與鬼谷先生先生知龐涓已得時大用今番有書取用

孫賓竟無一字問候其師此乃刻薄忘本之人不足計較但龐涓生性驕妬孫賓若去豈能兩立欲待不容他去又見魏王使命鄭重孫賓已自行色匆匆不好阻當亦使賓取山花一枝小其休咎此時九月天氣賓見先生几案之上瓶中供有黃菊一枝遂拔以呈上卽時復歸瓶中先生乃斷曰此花見被殘折不爲完好明但性耐歲寒經霜不落雖有殘害不爲大凶且喜供養瓶中爲人愛重瓶乃範金而成鐘鼎之屬終當威行霜雪名勒鼎鐘矣理但此花再經提拔恐一時未能得意豔仍舊歸瓶汝之功名終在故土豔吾爲汝增改其名可圖進取遂將孫賓賓字左邊加牙音肉卽肉字爲贖禮忍按字書贖乃刑刑之名今鬼谷子改孫賓爲孫贖明明知有別足之事但天機不肯洩漏耳豈非異人哉說數處全是理所以爲高髯翁有詩云

山花入手知休咎

試比著龜倍有靈

却笑當今賣卜者

空將鬼谷畫占形

臨行又授以錦囊一枚分付必遇至急之地方可開看孫臏拜辭先生隨王使者下山登車而去蘇秦張儀在傍俱有欣羨之色相與

計議來稟亦欲辭歸求取功名先生曰天下最難得者聰明之士蓋

師之言以汝二人之質若肯灰心學道可致神仙何苦要碌碌塵埃

甘爲浮名虛利所驅逐也秦儀同聲對曰夫良材不終朽於巖下良

劍不終祕於匣中日月如流光陰不再某等受先生之教亦欲乘時

建功圖個名揚後世耳先生曰你兩人中肯留一人與我作伴否秦

儀執定欲行無肯留者先生強之不得嘆曰倘才之難如此哉嘆可乃

爲之各占一課斷曰秦先吉後凶儀先凶後吉秦說先行儀當晚達

吾觀孫龐二子勢不相容必有吞噬之事是說放汝二人異日宜

互相推讓以成名譽勿傷同學之情二人稽首受教先生又將書二

本分贈二人秦儀觀之乃太公陰符篇也此書弟子久已熟誦先生今日見賜有何用處先生曰汝雖熟誦未得其精此去若未能得意只就此篇探討自有進益我亦從此逍遙海外不復留於此谷矣秦儀既別去不數日鬼谷子亦浮海爲蓬島之遊或云已仙去矣不知孫臏應聘下山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

惟德愛德惟才愛才聲應氣求之道也無德敬有德無才愛有才此上達之事君子之盛節也無德嫉有德小才嫉大才小人忌刻之心也平人之忌刻不過橫加訾議毀謗以求損其名而已若有權位勢力之人則勢必有殺傷之事矣但明爲難而行

其擠排者其好易破而其禍亦可圖至陽爲好而陰肆其殘則其險毒爲更甚而其禍亦令人難防故名位爵祿之間有才人與無才人處于其爲好者亦必慎以察之勿遽信而墮其陷穽也

君子常思下人小人常好上人君子爲己故樂與勝己者處以求增其所不能小人逞欲故樂與不若己者處以求餽其所不及惡不及而好上人雖平人亦難與處况名位師祿之際乎孫臏之不死于龐涓之手者幸也

虛心而求益則不能者可漸至于能自足而凌人則長者未必長而短者遂終短小人只是不明白這種道理此所以亟求上人而曰趨于下人也

卽以龐涓而論既知孫臏才高若肯歡然同事則魏國必強魏

國強則己身亦安而榮祿可保即使臆位出己上于己亦有榮
施不猶愈於身敗名滅乎况以同學之情同朝共事之誼孫臆
之忠厚遂漸請其教益則十三篇不難盡得其傳孫卿之外己
亦可高處一座乎計不及此而乃出于謀殺之途其心雖險而
其計實甚愚也

話說孫臆行至魏國卽寓於龐涓府中臆謝涓舉薦之恩涓有德色
好老臆又述鬼谷先生改容爲臆之事涓驚曰臆非佳語何以改易

臆曰先生之命不敢違也次日同入朝中謁見惠王惠王降階迎接
其禮甚恭臆再拜奏曰臣乃村野匹夫過蒙大王聘禮不勝慚愧惠

王曰墨子盛稱先生獨得孫武秘傳龐涓無汗寡人望先生之來如渴

思欲今蒙降寵大慰平生遂問龐涓曰寡人欲封孫先生爲副軍師
之職與卿同掌兵權卿意如何龐涓對曰臣與孫臆同總統義臆乃

臣之兄也豈可以兄爲副不若權拜客卿候有功績臣當讓爵甘居

其下設得好聽惠王准奏卽拜臆爲客卿賜第一區亞於龐涓客卿者半

爲賓客不以臣禮加之外不優崇不欲分兵權于臆也自此孫臆頗

相往來龐涓想道孫子既有秘授未見吐露必須用意探之遂設席

請酒酒中因談及兵機孫子對答如流及孫子問及龐涓數節涓不

知所出乃佯問曰此非孫武子兵法所載乎臆全不疑慮對曰然也

涓曰愚弟昔日亦蒙先生傳授光自不用心遂至遺忘今日借觀

不敢忘報臆曰此書經先生註解詳明與原本不同先生正付看三

日便卽收去亦無錄本涓曰吾兄還記得否臆曰依稀尙存記憶命

在涓心申也不得便求傳授只是一時難以驟逼過數日惠王欲試

孫臆之能乃閱武於教場使孫臆二人各演陣法龐涓布的陣法孫

臆一見卽便分說此爲某陣用某法破之孫臆排成一陣龐涓茫然

不識私問於孫臍臍曰此卽顛倒八門陣也涓曰有變乎臍曰攻之則變爲長蛇陣矣龐涓探了孫臍說話先報惠王曰小人最禮此術孫子所

布乃顛倒八門之陣可變長蛇已而惠王問於孫臍所對相同惠王

以龐涓之才不弱於孫臍心中愈喜只有龐涓回府思想孫子之才

大勝於吾只愁欺壓便是小人除之異曰必爲欺壓只愁欺壓心生一計於相會中

間私叫孫子曰吾兄宗族俱在魏邦今兄已仕魏國何不遣人迎至

此間同享富貴他孫臍垂淚言曰子雖與吾同學未悉吾家門之

事也吾四歲喪母九歲喪父昔於叔父孫喬身畔叔父仕於魏康公

齊簡公爲大夫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盡逐其故臣多所誅戮吾

宗族離散叔與從兄孫平孫卓挈吾避難奔周因遇荒歲復將吾備

於周北門之外父子不知所往吾後來年長聞人言鬼谷先生道高

而心慕之是以單身往學又復數年家鄉杳無音信豈有宗族可問

哉龐涓復問曰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

此亦問是爲殯曰人第二層地步

非草木能忘本原先生於吾臨行亦言功名終在故土今已作魏臣

此話不須題起矣龐涓探了口氣佯應曰兄長之言甚當大丈夫隨

地立功何必故鄉也

正是自約過半年孫臏所言都已忘懷了

朝罷方回忽有漢子似山東人語音問人曰此位是孫客卿否臏隨

喚入府叩其來歷那人曰小子姓丁名乙臨淄人氏在魏客販令兄

有書托某送到鬼谷聞貴人已得仕魏邦迂路來此說罷將書呈上

孫臏接書在手折而觀之略云

愚兄平卓字達賢弟竇親覽吾自家門不幸宗族蕩散不覺已三

年矣向在宋國爲人耕牧汝叔一病卽世異鄉零落苦不可言像

今幸吾王盡釋前嫌招還故里政欲奉迎吾弟重立家門聞吾弟

就學鬼谷良玉受琢定成偉器茲因某客之便作書報聞幸早爲

歸計兄弟復得相見說得淡使人易信

孫臏得書認以爲真不覺大哭丁乙曰承賢兄分付勸貴人早早還鄉骨肉相聚孫臏曰吾已仕於此此事不可造次乃欸待丁乙飲酒付以回書前面亦叙思鄉之語後云弟已仕魏未可便歸俟稍有建立然後徐爲首丘之計送了乙黃金一錠爲路費丁乙接了回書當下辭去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乃是龐涓手下心腹徐甲也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姓名遂僞作孫平孫卓手書教徐甲假稱齊商丁乙投見孫子孫子兄弟自少分別連手跡都不分明遂認以爲真了龐涓誰得回書遂訪其筆跡改後數句云弟今雖身仕魏國但故土難忘心殊懇切不日當圖歸計以盡手足之歡倘或齊王不棄微長自當盡力報効於是入朝私見惠王屏去左右將僞書呈上言孫臏有背魏向齊之心近日私通齊使取有回書臣遣人邀截於郊外

得在此惠王看畢曰孫臏心懸故土豈以寡人未能重用不盡其才

耶龐涓急殺涓對曰臏祖孫武子為國王大將後來仍舊歸國父母之邦

誰能忘情說得奉強大王雖重用臏臏心已絕必不能為國效力且臏

才不下於臣奸老若國用為將必然與國爭雄此大王異日之患也

不如殺之惠王曰孫臏應召而來今罪狀未明遽然殺之恐天下議

寡人之輕士也涓對曰大王之言甚善隨机轉便臣當勸論孫臏

肯留國大王重加官爵若其不然大王發到微臣處議罪微臣自

有區處請發到自已龐涓辭了惠王往見孫子問曰聞兄已得千金

家報有之乎臏是忠直之人全不疑慮遂應曰果然因備述書中要

他還鄉之意龐涓曰弟兄久別思歸人之至情兄長何不於玉前

暫給一二月之假歸省墳墓然後再來臏曰恐主公見疑不允所請

涓曰兄試請之弟當從傍力贊臏曰全仗賢弟玉成是夜龐涓又入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九

見惠王奏曰臣奉大王之命往諭孫臍臍意必不願留且有怨望之語若目下有表章請假主公便發其私通○使之罪○人害人惠王黥頭次日孫臍果然進上一通表章乞假月餘還○省慕惠王見表大怒批表尾云孫臍私通○使今又告歸顯有皆○之心有負寡人委任之意可削其官爵發軍師府問罪軍政司奉旨將孫臍拏到軍師府來見龐涓涓一見佯驚曰兄長何爲至此○王不知何爲至此軍政司宣惠王之命龐涓頷首訖問臍曰吾兄受此奇冤愚弟當於王前力保言罷命與人駕車來見惠王奏曰孫臍雖有私通○使之罪然罪不至死以臣愚見不若別而黥之使爲廢人○好力終身不能退歸故土既全其命又無後患豈不兩全微臣不敢自專特來請旨惠王曰卿處分最善○若論龐涓計固爲最善龐涓辭回本府謂孫臍曰○王十分惱怒欲加兇極刑愚弟再三保奏○謝恭喜得全性命但須別足黥面此乃

國法度非愚弟不盡力也一再要用力便係贖款曰吾師云雖有殘害

不爲大凶今得保首領此乃賢弟之力不敢忘報龐涓遂喚刀斧手

將孫臏綁住剔去雙膝蓋骨臏大哭一聲昏絕倒地半晌方甦又用

針刺面成私通外國四字以墨塗之龐涓假意啼哭以刀燒藥敷臏

之膝用帛纏裹此今人所謂問使人擡至書館折腿醫直一笑好言撫慰好食將息

約過月餘孫臏瘡口已合只是膝蓋既去兩腿無力不能行動只好

盤足而坐髡翁有詩云

易名臏字禍先知

何待龐涓用計時

堪笑孫君太忠直

尙因全命感恩私

孫臏已成廢人終日受龐涓二餐供養甚不過意龐涓乃求臏傳示

鬼谷子注解孫武兵書臏慨然應允涓給以木簡要他繕寫臏宮未

及十分之一有蒼頭名喚誠兒龐涓使伏侍孫臏誠兒見孫子無毫

受枉反有憐憫之意忽龐涓召誠兒至前問係

臚繕寫曰得幾何誠

兒曰孫將軍爲兩足不便長眠短坐每日只寫得二三策龐涓怒曰

如此遲慢何日寫完汝可與我上緊催促誠兒退問涓近侍曰軍師

央孫君繕寫何必如此催迫此人能疑又能密問是有意恐人近侍曰汝有所不知

軍師與孫君外雖相卹內實相忌所以全其性命單爲欲得兵書耳

繕寫一完便當絕其飲食汝切不可洩漏却不知道已誠兒聞知此信

密告孫子是有意孫子大驚原來龐涓如此無義豈可傳以兵法還

曉得的又想若不繕寫他必然發怒吾命且又休矣左思右想欲求

自脫之計忽然想著鬼谷先生臨行時付我錦囊一個囑云到至急

時方可開看今其時矣遂將錦囊啟視乃黃絹一幅中間寫者許風

魔三字臚曰原來如此當日晚餐方設臚正欲舉筯忽然昏憤作嘔

吐之狀良久發狂張目大叫曰汝何以毒藥害我將瓶甌悉扯於地

取寫過木簡向火焚燒身撲倒地口中含糊罵詈不絕誠兒

不知是詐慌忙奔告龐涓涓次日親自來看瘡痰涎滿面伏地呵呵

大笑忽然大哭哭也該哭龐涓問曰兄長為何而笑為何而哭臆曰

吾笑者笑王欲害我命吾有十萬天兵相助能奈我何吾哭者哭

邲邦沒有孫臏無人作大將也認國話亦有照一笑說罷復睜眼視涓磕頭不

已口中叫鬼谷先生乞救我孫臏一命龐涓曰我是龐某休得錯認

了臆牽住龐涓之袍不肯放手亂叫先生救命雖不是鬼谷先生寔是命懸他手便求救

也錯龐涓命左右扯脫私問誠兒曰孫子病症是幾時發的誠兒曰

是夜來發的涓土車而去心中疑惑不已恐其佯狂欲試其真偽命

左右拖入猪圈中糞穢狼籍亦臆被髮覆面倒身而臥再使人送酒

食與之詐云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刑聊表敬意元帥不知也孫子已

知是龐涓之計怒目猙獰罵曰汝又來毒我邪將酒食傾番地下使

者乃括狗矢及泥塊以進臙取而啖之諾於是還報龐涓涓曰此真

中狂疾不足為慮矣且莫使於心着自此縱放孫臙任其出入臙或朝出晚

歸仍臥猪圈之中或出而不返混宿市井之間必先好脫身或談

笑自若或悲號不已市人認得是孫客卿憐其病廢多以飲食遺之

臙或食或不食狂言誕語不絕於口無有知其為假風魔者龐涓却

分付地方每日侵晨具報孫臙所尚在不能置之度外也昔翁有詩

歎云

紛紛七國鬪干戈

俊傑乘時歸網羅

堪悞奸臣懷嫉忌

致令良友詐風魔

時墨翟雲遊至國客於田忌之家其弟子禽滑從國而至墨翟問孫

臙在國得意如何禽滑親將孫子被刑之事迹述於墨翟翟歎曰吾本

欲薦臙反害之矣乃將孫臙之才及龐涓妬忌之事轉述於田忌今

第_{爲人}田忌言於威王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異國大不可也威王

曰寡人發兵以迎孫子如何田忌曰龐涓不容臏仕於本國肯容仕

於魯國乎是見得欲迎孫子須是如此恁般密載以歸可保萬全威王

用其謀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進茶爲名至國欲見孫子淳于髡領

旨押了茶車捧了國書竟至國禽滑裝做從者隨行就用他去甚好到國

都見了國惠王致國侯之命惠王大喜送淳于髡於館驛禽滑見臏

發狂不與交言半夜私往候之是會臏背靠井欄而坐見禽滑張

目不語自然是日前滑垂涕曰孫卿困至此乎識禽滑否吾師言孫

卿之冤於國王國王甚相傾慕淳于公此來非爲貢茶實欲載孫卿

入國爲君報別足之讐耳孫臏淚流如雨良久言曰某已分死於溝

渠不期今日有此機會但龐涓疑慮大甚恐不便挈帶如何禽滑曰

吾已定下計策孫卿不須過慮俟有行期即當相迎約定只在此處

孫卿曰國志 卷之十九 四

相會萬勿移動次日魏王歎待淳于髡知其善辨之士厚贈金帛髡

辭了魏王欲行龐涓復置酒長亭餞行禽潛先於是夜將温車藏了

孫臏却將孫臏衣服與廝養王義穿着披頭散髮以泥土塗面粧作

孫臏模樣此方妥必須如地方已經具報龐涓以此不疑淳于髡既出長亭

與龐涓歡飲而別先使禽滑驅車速行親自押後過數日王義亦脫

身而來地方但見骯髒衣服撒做一地已不見孫臏矣即時報知龐

涓涓疑其投井而死後曹未離使人打撈屍首不得連連按訪並無影嚮

反恐魏王見責戒左右只將孫臏溺死申報亦不疑其投魏也再說

淳于髡載孫臏離了魏境方與沐浴可知其要既入臨淄田忌親迎

於十里之外言于威王使乘蒲車入朝時來威王叩以兵法即欲拜

官孫臏辭曰臣未有寸功不敢受爵龐涓若聞臣用於魏又起妬

之端不若姑隱其事俟有用臣之慮然後効力何如威王從之乃使

孫臏

居田忌之家忌尊爲上客願欲借禽滑往謝墨翟他師第二人已不

別而行了方是具正贖歎息不已再使人訪孫平孫卓燕賜人信息杳然無

聞方知龐涓之詐圖威王暇時常與宗族諸公子馳射賭賭爲樂田

忌馬力不及屢次失金一日田忌引孫臏同至射圃觀射臏見馬力

不甚相遠而田忌三棚皆負乃私請忌曰君明日復射臣當令君必

勝台看去只疑是田忌曰先生果能使某必勝某當請于王以千

金決賭臏曰君但請之田忌請于威王曰臣之馳射屢負矣來日願

傾家財一決輸贏每棚以千金爲采威王笑而從之是日諸公子皆

盛飾車馬齊至場觀百姓聚觀者數千人人越多田忌問孫子曰先

生必勝之術安在千金以棚不可戲也孫臏曰越有典之良馬聚於王廐

而君欲與次第角勝難矣然臣能以術得之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別

誠以君之下駟當彼上駟而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角取君之中駟

與彼下駟角君雖一敗必有二勝

好計只在眼前

粗人却想不到

田忌曰妙哉乃以

金鞍錦繡飾其下等之馬偽爲上駟先與威王賭第一棚馬足相去

甚遠田忌復失千金威王大笑田忌曰尙有二棚臣若全輸笑臣未

晚及二棚三棚田忌之馬果皆勝多得采物千金田忌奏曰今日之

勝非臣馬之力乃孫子所教也

落得賣弄

因述其故威王歎曰卽此小事

已見孫先生之智矣繇是益加敬重賞賜無算不在話下再說魏惠

王旣廢孫臏責成龐涓恢復中山之事龐涓奏曰中山遠於魏而近

於魏與其遠爭不如近割臣請爲君直擣邯鄲以報中山之恨惠上

許之龐涓遂出車五百乘伐魏圍邯鄲邯鄲守臣牛選連戰俱敗上

表魏成侯

敬侯之子

成侯使人以中山賂魏求救

龐涓難

星到了威王已

知孫子之能拜爲大將龐辭曰臣刑餘之人而使主兵顯魏國別無

人才爲敵所笑請以田忌爲將威王乃用田忌爲將孫臏爲軍師當

居輜車之中陰爲畫策不顯其名田忌欲引兵救邯鄲臏止之曰趙

將非龐涓之敵比我至邯鄲其城已下矣不如駐兵於中道揚言欲

伐襄陵

縣在平陽府

龐涓必還還而擊之無不勝也

以逸待勞先據勝者

忌用其謀

時邯鄲候救不至牛選以城降涓涓遣人報捷於魏王正欲進兵忽

聞齊遣田忌乘虛來襲襄陵龐涓驚曰襄陵有失安邑雲動吾當還

救根本

在孫子算中

乃班師離桂陵

在東昌府堂邑縣東南

二十里便遇齊兵原來

孫臏早已打聽齊兵到來預作準備先使牙將袁達引三千人截路

搦戰龐涓族子龐葱前隊先到迎住斲殺約戰二十餘合袁達詐敗

而走龐葱恐有計策不敢追趕却來稟知龐涓涓叱曰諒偏將尙不

能擒取安能擒田忌乎卽引大軍追之將及桂陵只見前面齊兵排

成陣勢龐涓乘車觀看正是孫臏初到魏國時擺的頭倒八門陣用

此陣光疑龐涓心疑想道那田忌如何也曉此陣法莫非孫臏已歸其心妙甚

齊國乎豈敢心當下亦布隊成列只見軍中閃出大將田旗號推

出一輛戎車田忌裝成披掛手擎畫戟立於車前曰襄挺戈立於車

左田忌口呼魏將能事者上前打話龐涓親自出車謂田忌曰魏

一向和好魏趙有怨何與國事將軍乘好尋雙實爲失計却有你一位

人在內籠心田忌曰以甲甲之地獻於吾主吾主命吾帥師救之

若魏亦割數郡之地付於吾手吾當卽退龐涓大怒曰汝有何本事

敢與某對陣田忌曰你既有本事能識我陣否龐涓曰此乃顛倒八

門陣吾受鬼谷子好老臉汝何處竊取一二尚是他要說反來問我我

國中三歲孩童皆能識之大人却不能識田忌曰汝既能識如何不能打龐

涓分付龐英龐葱龐茅曰記得孫臏曾講此陣畧知攻打之法這也不是

取但此陣能變長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攻

者輒爲所困我今去打此陣汝三人各領一軍只看此陣一變三隊

齊進使首尾不能相顧則陣可破矣龐涓分付已畢自帥先鋒五千

人上前打陣纔入陣中只見八方旗已紛紛轉換認不出那一門是

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了東冲西撞戈甲如林並無出路何不叫小孩子來打只

開得金鼓亂鳴四下吶喊豎的旗上俱有軍師孫字龐涓大駭曰別

大果在國吾墮其計矣何見之晚不算聰明正在危急却得龐英龐葱兩路

兵殺進單單救出龐涓那五千先鋒不剩一人問龐茅時已被四圍

所殺共損軍二萬餘人龐涓甚是傷感原來八卦陣本按八方連中

央戊己共是九隊車馬其形正方比及龐涓入來打陣抽去首尾二

軍爲二角以過外救止留七陸車馬變爲員陣以此龐涓迷惑註解得好

後來唐朝衛國公李靖因此作六花陣卽從此圓陣布出有詩爲証

八陣中藏不測機 傳來鬼谷少人知

龐涓只曉長蛇勢 那時方圓變化奇

按今堂邑縣東南有地名古戰場乃昔日孫龐交兵之處也却說龐

涓知孫龐在軍中心中懼怕與龐英龐葱商議棄營而遁連夜回魏

國去了田忌與孫龐探知空營奏凱回國此周顯王十七年之事魏

惠王以龐涓有取邯鄲之功雖然桂陵喪敗將功准罪威王遂寵

任田忌孫龐專以兵權委之騶忌恐其將來代已為相密與門客公

孫闔商量欲要奪田忌孫龐之寵可知騶忌只是說上不是賢人恰好龐涓使人以

千金行賂於騶忌之門要得退去孫龐騶忌正中其懷乃使公孫闔

假作田忌家人持十金於五鼓叩卜者之門曰我奉田忌將軍之差

欲求占卦卦成卜者問何用闔曰我將軍田氏之宗也兵權在握威

震鄰國今欲謀大事煩為斷其吉凶這等害人之法亦大覺蠢露卜者大驚曰此

悖逆之事吾不敢與聞公孫闔囑曰先生即不肯斷幸勿洩公孫闔

方纔出門騶忌差人已至將卜者挈住說他替叛臣田忌占卦顯然甚

卜者曰雖有人來小店實不曾占騶忌遂入朝以田忌所占之語告

於威王卽引卜者爲證威王果疑每曰使人伺田忌之舉動田忌聞

其故遂托病辭了兵政好以釋國王之疑孫臏亦謝去軍師之職好

明年國威王薨子辟疆卽位是爲宣王宣王素知田忌之冤與孫臏

之能俱召復故位再說龐涓初時聞國國退了田忌孫臏不用大喜

曰吾今日乃可橫行天下也且慢是時國昭侯滅國而都之國相

國公仲侈如國稱賀因請同起兵伐國約以滅國之日同分國地昭

侯應允回言偶直荒饑俟來年當從兵進討龐涓訪知此信言於惠

王曰聞國謀助國攻國今乘其未合宜先伐國以沮其謀晦氣了惠王

許之使太子申爲上將軍龐涓爲大將起傾國之兵向國國進發不

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